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4·

凌濛初 著



知识出版社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 4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 二 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8
第 三 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3
第 四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63
第 五 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89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08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27
第 八 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43
第 九 卷	
莽儿郎惊散亲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	159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82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99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19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232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镢…………… 247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70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91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305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33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49

第二十卷

贾廉访隳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64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79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402

第二十三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423

第二十四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39

第二十五卷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453

第二十六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468

第二十七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82

第二十八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谐真偶…………… 497

第二十九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12

第三十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27

第三十一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540

第三十二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555

第三十三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569

第三十四卷

错调情贾母置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90

第三十五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605

第三十六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623

第三十七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638

第三十八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655

第三十九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681

第二十三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诗曰：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要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

话说南京新桥有一人，姓丘字伯皋，平生忠厚志诚，奉佛甚谨，性喜施舍，不肯妄取人一毫一厘，最是个公直有名的人。一日独坐在家内屋檐之下，朗声诵经，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走到面前来，放下包裹在地，向伯皋作一个揖道：“借问老丈一声。”伯皋慌忙还礼道：“有甚话？”那人道：“小子是个浙江人，在湖广做买卖，来到此地，要寻这里一个丘伯皋，不知住在何处？”伯皋道：“足下问彼住处，敢是与他旧相识么？”那人道：“一向不曾相识，只是江湖上闻得这人是个长者，忠信可托。今小子在途路间有些事体，要干累^①他，故此动问。”伯皋道：“在下便是丘伯皋，足下既是远来相寻，请到里面来细讲。”立起身来，拱进堂内坐定，问道：“足下高姓？”那人道：“小子姓南，贱号少营。”伯皋道：“有何见托？”少营道：“小子有些事体，要到北京会一个人，两月后可回了。”手指着包裹道：“这里头颇有些东西，今单身远走，路上干系，欲要寄顿停当，方可起程。世上的人，便是亲眷

朋友，最相好的，撞着财物交关，就未必保得心肠不变。一路闻得吾丈大名，是分毫不苟的人，所以要将来寄放在此，安心北去，回来叩领。即此便是干累老丈之处，别无他事。”伯皋道：“这个当得。但请足下封记停当，安放舍下。只管放心自去，万无一失。”少营道：“如此多谢。”当下依言把包裹封记好了，交与伯皋，拿了进去。

伯皋见他是远来的人，整治酒饭待他，他又要置办上京去的几件物事，未得动身。伯皋就留他家里住宿两晚，方才别去。

过了两个多月，不见他来，看看等至一年有余，杳无音耗。伯皋问着北来的浙江人，没有一个晓得他的。要差人到浙江去问他家里，又不晓得他地头住处。相遇着浙人便问南少营，全然无人认得。伯皋道：“这桩未完事，如何是了？”没计奈何，巷口有一卜肆甚灵，特去问卜一卦。那占卦的道：“卦上已绝生气，行人必应沉没在外，不得回来。”

伯皋心下委决不开，归来与妻子商量道：“前日这人与我素不相识，忽然来寄此包裹，今一去不来，不知包内是什么东西？意欲开来看一看。这人道我忠厚可托，故一面不相识，肯寄我处，如何等不得他来？欲待不看，心下疑惑不过。我想只不要动他原物，便看一看，想也无害。”妻子道：“自家没有欺心，便是看看何妨。”取将出来，觉得沉重，打开看时，多是黄金白银，约有千两之数。伯皋道：“原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为何却不来了？启卦的说，卦上已绝生气，莫不这人死了？所以不来？我而今有个主意，在他包里取出五十金来，替他广请高僧，做一坛佛事，祈求佛力，保佑他早早回来，倘若真个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也是我和他相与一

番。受寄多时，尽了一片心，不便是这样埋没了他的。”妻子道：“若这人不死，来时节动了他五十两，怎么回他？”伯皋道：“我只把这实话对他讲，说是保佑他回来的，难道怪我不成！十分不认帐，我填还他也罢了。佛天面上，那里是使了屈钱处？”

算计已定，果然请了几众僧人，做了七昼夜功果^②。伯皋是致诚人，佛前至心祈祷，愿他生得早归，死得早脱。功果已罢，又是几时，不见音信，眼见得南少营不来了。伯皋虽无贪他东西念头，却没个还处。自佛事五十两之外，已此是入己的财物。伯皋心里常怀着不安，日远一日，也不以为意了。

伯皋一向无子。这番佛事之后，其妾即有妊孕。明年生下一男，眉目疏秀，甚觉可喜。伯皋夫妻十分爱惜，养到五六岁，送他上学，取名丘俊。岂知小聪明甚有，见了书就不肯读，只是赖学。到得长大来，一发不肯学好，专一结识了一班无赖子弟，嫖赌行中一溜，撒漫使钱，戒训不下。乡里人见他如此作为，尽皆叹息道：“丘伯皋做了一世好人，生下后代，乃是败子。天没眼睛，好善无报。如此。”

过了几时，伯皋与他娶了妻，生有一子，指望他渐渐老成，自然收心。不匡丘俊有了妻儿，越加狂肆，连妻儿不放在心上，弃着不管。终日只是三街两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非赌即嫖，整个月不回家来。便是到家，无非是取钱钞，要当头，伯皋气忿不过。

一日，伯皋出外去，思量他在家非为，哄他回来，锁在一间空室里头。周围多是墙壁，只留着一个圆洞，放进饮食。就是生了双翅，也没处飞将出来。

伯皋去了多时，丘俊坐在房里，真如圉圉一般。其大娘甚是怜他，恐怕他愁苦坏了。一日早起，走到房前，在壁缝中张他一张，看他在里面怎生光景。不看万事全休，只这一看，那一惊非小可！正是：

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一桶雪水来。

丘俊的大娘，看见房里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样，吃了一惊！仔细看时，俨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营。大娘认得明白，不敢则声，默默归房。恰好丘伯皋也回来，妻子说着怪异的事。伯皋猛然大悟道：“是了！是了！不必说了，原是他的东西，我怎管得他浪费？枉做冤家！”登时开了门，放了丘俊出来，听他仍旧外边浮浪快活。不多几时，酒色淘空的身子，一口气不接，无病而死。伯皋算算所费，恰正是千金的光景。明晓得是因果，不十分在心上，只收拾孙子过日，望他长成了。

后边人议论：丘俊是南少营的后身，来取这些寄下东西的，不必说了。只因丘伯皋是个善人，故来与他家生下一孙，衍着后代，天道也不为差。但只是如此忠厚长者，明受人寄顿，又不曾贪谋了他的，还要填还本人，还得尽了方休；何况实负欠了人、强要人的，打点受用，天岂容得你过？所以冤债相偿，因果的事，说他一年也说不了。小子而今说一个没天理的，与看官们听一听：

钱财本有定数，莫要欺心胡做。

试看古往今来，只是一本帐簿。

却说元朝至正年间，山东有一人姓元名自实，田庄为生，家道丰厚，性质愚钝，不通文墨，却也忠厚，认真一句说话

两个半句的人。同里有个姓缪的千户，与他从幼往来相好。一日缪千户选授得福建地方官职，收拾赴任。缺少路费，要在自实处借银三百两。自实慨然应允，缪千户写了文券送过去。自实道：“通家至爱，要文券做什么？他日还不还在你心里。你去做官的人，料不赖了我的。”此时自实恃家私有余，把这几两银子也不放在心上，竟自不收文券，如数交与他去。缪千户自去上任了。

真是事有不测。至正末年间，山东大乱，盗贼四起。自实之家，被群盗劫掠一空，所剩者田地屋宇，兵戈扰攘中，又变不出银子来。恋着住下，又恐性命难保，要寻个好去处避兵。其时福建被陈友定所据七郡地方，独安然无事。自实与妻子商量道：“目今满眼兵戈，只有福建平静。况缪君在彼为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塞，人口牵连，行动不得。莫若寻个海船搭了他，由天津出海，直趋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径达，便可挈家而去了。”商量已定，收拾了些零剩东西，载了一家，上了海船，看了风讯开去。

不则几时，到了福州地面。自实上岸，先打听缪千户消息。见说缪千户正在陈友定幕下，当道用事，威权隆重，门庭赫奕。自实喜之不胜道：“是来得着了。”匆忙之中，未敢就去见他，且回到船里对妻子说道：“问着了缪家，他正在这里兴头，便是我们的造化了。”大家欢喜。

自实在福州城中，赁下了一个住居，接妻子上来，安顿行李停当，思量要见缪千户。转一个念头道：“一路受了风波，颜色憔悴，衣裳褴褛，他是兴头的时节，不要讨他鄙贱，还宜从容为是。”住了多日，把冠服多整饰齐楚，面庞也养得黑色退了，然后到门求见。

门上人见是外乡人，不肯接帖，问其来由，说是山东。门上人道：“我们本官最怕乡里来缠，门上不敢禀得，怕惹他恼燥。等他出来，你自走过来，靛面见他，须与吾们无干。他只这个时节，出来快了。”自实依言，站着等候。果然不多一会，缪千户骑着马出来拜客。自实走到马前，躬身打拱。缪千户把眼看到别处，毫厘不像认得的。自实急了，走上前去，说了山东土音，把自己姓名，大声叫喊。缪千户听得，只得叫拢住了马，认一认，假作吃惊道：“原来是我乡亲，失瞻③，失瞻。”下马来作了揖，拉了他转到家里来，叙了宾主坐定。一杯茶罢，千户自立起身来道：“适间正有小事要出去，不得奉陪。且请仁兄回寓，来日薄具小酌，奉请过来一叙。”自实不曾说得什么，没奈何且自别过。

等到明日，千户着个人拿了一个单帖来请自实。自实对妻子道：“今日请我，必有好意。”欢天喜地，不等再邀，跟着就走。到了衙内，千户接着自实，只说道长久不见，又远来相投，怎生齐整待他。谁知千户意思甚淡，草草酒果三杯，说些地方上大概的话。略略问问家中兵戈光景、亲眷存亡之类，毫厘不问着自实为何远来，家业兴废若何。比及自实说着遭劫逃难，苦楚不堪，千户听了，也只如常，并无惊骇怜恤之意。至于借银之事，头也不提起，谢也不谢一声。自实几番要开口，又想道：“刚到此地，初次相招，怎生就说讨债之事。万一冲撞了他，不好意思。”只得忍了出门。

到了下处，旅寓荒凉，柴米窘急。妻子问道：“何不与缪家说说前银，也好讨些来救急。”自实说：“初到不好启齿，未曾说得的缘故。”妻子怨怅道：“我们万里远来，所干何事？专要为要投托缪家，今特特请去一番，却只贪着他些微酒食，碍

口识羞，不把正经话提起。我们有什么别望头在那里？”自实被埋怨得不耐烦，踌躇了一夜，次日早起，就到缪千户家去求见。

千户见说自实到来，心里已有几分不像意了，免不得出来见他。意思甚倦，叙得三言两语，做出许多勉强支吾的光景出来。自实只得自家开口道：“在下家乡遭变，拼了性命，挈家海上远来，所仗惟有兄长。今日有句话，不揣来告。”千户不等他说完，便接口道：“不必兄说，小弟已知。向者承借路费，于心不忘。虽是一宦萧条，俸入微薄，恰是故人远至，岂敢辜恩？兄长一面将文券简出来，小弟好照依数目打点，陆续奉还。”看官，你道此时缪千户肚里，岂是忘记了当初借银之时，并不曾有文券的？只是不好当面赖得，且把这话做出推头④。等他拿不出文券来，便不好认真催逼，此乃负心人起赖端的圈套处。

自实是个老实人，见他说得蹊跷了，吃惊道：“君言差矣！当初乡里契厚，开口就相借，从不曾有什么文契。今日怎么说出此话来？”千户故意装出正经面孔来道：“岂有是理！债负往来，全凭文券。怎么说个没有？或者兵火之后，君家自失去了，容或有之。然既与兄旧交，而今文券有无也不必论，自然处来还兄。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乡，一时性急不得。从容些个，勉强措办才妙。”自实听得如此说了，一时也难相逼，只得唯唯而出。一路想他说话古怪，明是欺心光景，却是既到此地，不得不把他来作傍。他适才也还有从容处还的话，不是绝无生意⑤的，还须忍耐几日，再去求他。只是我当初要好的不是，而今权在他人之手，就这般烦难了。

归来与妻子说知，大家叹息了一回，商量还只是求他为

是。只得挨着面皮，走了几次，常只是这些说话，推三阻四。一千年也不赖，一万年也不还。耳朵里时时好听，并不见一分递过手里来。欲待不走时，又别无生路。自实走得一个不耐烦，正所谓：

羝羊触藩，进退两难。

自实枉自奔波多次，竟无所得。日挨一日，倏忽半年，看看已近新正^⑥。自实客居萧索，合家嗷嗷，过岁之计，分毫无处。自实没奈何了，只得到繆家去，见了千户，一头哭，一头拜将下去道：“望兄长救吾性命则个。”千户用手扶起道：“何至于此？”自实道：“新正在迳，妻子饥寒，囊乏一钱，瓶无一粒粟，如何过得日子？向者所借银两，今不敢求还，任凭尊意应济多少，一丝一毫，尽算是尊赐罢了。就是当时无此借贷一项，今日故人之谊，也求怜悯一些。”说罢大哭。千户见哭得慌了，也有些不安，把手指数一数道：“还有十日，方是除夜。兄长可在家，专待小弟分些禄米，备些柴薪之费，送到贵寓，以为兄长过岁之资，但勿以轻微为怪，便见相知。”自实穷极之际，见说肯送些东西了，心下放掉了好些，道：“若得如此，且延残喘到新年，便是盛德无尽。”欢喜作别。临别之时，千户再三叮嘱道：“除夕切勿他往，只在贵寓等着便是。”自实领诺，归到寓中，把千户之言，对妻子说了，一家安心。

到了除日，清早就起来，坐在家里等候。欲要出去寻些过年物事，又恐怕一时错过。心里还想等有些钱钞到手了，好去运动。呆呆等着，心肠扒将出来，叫一个小厮站在巷口，看有什么动静，先来报知。

去了一会，小厮奔来道：“有人挑着米来了。”自实急出门一看，果然一个担夫，挑着一担米，一个青衣人，前头拿了帖儿走来。自实认道是了，只见走近门边，担夫并无歇肩之意，那个青衣人也径自走过了。自实疑心道：“必是不认得吾家，错走过了。”连忙叫道：“在这里，可转来。”那两个并不回头。自实只得赶上前去，问青衣人道：“老哥，送礼到那里去的？”青衣人把手中帖与自实看道：“吾家主张员外送米与馆宾的，你问他则甚？”自实情知不是，佯佯走了转来，又坐在家里。

一会，小厮又走进来道：“有一个公差打扮的，肩上架了一肩钱走来了。”自实到门边探头一望道：“这番是了。”只见那公差打扮的，经过门首，脚步不停，更跑得紧了些。自实越加疑心，跑上前问时，公差答道：“县里知县相公送这些钱与他乡里过节的。”自实又见不是，心里道：“别人家多纷纷送礼，要见只在今日这一日了。如何我家的偏不见到？”自实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身子好像熬盘上蚂蚁，一霎也站脚不住。

看看守到下午，竟不见来，落得探头探脑，心猿意马。这一日，一件过年的东西也不买得。到街前再一看，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自实反为缪家所误，粒米束薪家里无备，妻子只是怨怅啼哭。别人家欢呼畅饮，爆竹连天，自实攒眉皱目，凄凉相对。

自实越想越气，双脚乱跳，大骂：“负心的狠贼！害人到这个所在！”一愤之气，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来，在磨石上磨得雪亮，对妻子道：“我不杀他，不能雪这口气。我拼着这命抵他，好歹三推六问，也还迟死几时。明日绝早清晨，等他

一出门来，断然结果他了。”妻子劝他且耐性。自实那里按捺得下，捏刀在手。坐到天明，鸡鸣鼓绝，径望缪家门首而去。

且说这条巷中间，有一个小庵，乃自实家里到缪家必由之路。庵中有一道者号轩辕翁，年近百岁，是个有道之士。自实平日到缪家时，经过此庵，每走到里头歇足，便与庵主轩辕翁叙一会闲话。往来既久，遂成熟识。此日是正月初一日元旦，东方将动，路上未有行人。轩辕翁起来开了门，将一张桌当门放了，桌上两枝蜡烛，朝天拜了四拜。将一卷经摊在桌上，中间烧起一炉香，对着门坐下，朗声而诵。诵不上一两板，看见街上天光熹微中，一个人当前走过，甚是急遽，认得是元自实。因为怕断了经头，由他自去，不叫住他。这个老人家道眼清明，看元自实在前边一面走，后面却有许多人跟着。仔细一看，那里是人？乃是奇形异状之鬼，不计其数，跳舞而行。但见：

或握刀剑，或执椎凿，
披头露体，势甚凶恶。

轩辕翁住了经不念，口里叫声道：“怪哉！”把性定一回，重把经念起。

不多时见自实复走回来，脚步懒慢。轩辕翁因是起先诧异了，默默看他自走，不敢叫破。自实走得过，又有百来个人跟着在后。轩辕翁着眼细看，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远，却是打扮大不相同，尽是金冠玉佩之士。但见：

或挈幢盖，或举旌幡，
和容悦色，意甚安闲。

轩辕翁惊道：“这却是什么缘故？岁朝清早，所见如此，必是

元生死了！适间乃其阴魂，故到此不进门来，相从的多是神鬼。然恶往善归，又怎么解说？”心下狐疑未决，一面把经诵完了，急急到自实家中访问消耗⑦。

进了元家门内，不听得里边动静。咳嗽一声，叫道：“有客相拜。”自实在里头走将出来，见是个老人家，新年初一相拜，忙请坐下。轩辕翁说了一套随俗的吉利话，便问自实道：“今日绝清早，足下往何处去？去的时节甚是匆匆，回来的时节甚是缓缓，其故何也？愿得一闻。”自实道：“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不好告诉得老丈。”轩辕翁道：“但说何妨。”

自实把缪千户当初到任，借他银两，而今来取，只是推托，希图混赖，及年晚哄送钱米，竟不见送，以致狼狈过年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轩辕翁也顿足道：“这等恩将仇报，其实可恨！这样人必有天报，足下今日出门，打点与他寻闹么？”自实道：“不敢欺老丈，昨晚委实气了一晚，吃亏不过，把刀磨快了，巴到天明，意要往彼门首，等他清早出来，一刀刺杀了，以雪此恨。及至到了门首，再想一想，他固然得罪于我，他尚有老母妻子，平日与他通家往来的。他们须无罪，不争杀了千户一人，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乡了。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如此难堪，怎忍叫他家也到这地位？宁可他负了我，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所以忍住了这口气，慢慢走了来。心想未定，不曾到老丈处奉拜得，却教老丈先降，得罪，得罪。”轩辕翁道：“老汉不是来拜年，其实有桩奇异，要到宅上奉访，今见足下诉说这个缘故，当与足下称贺了。”自实道：“有何可贺？”轩辕翁道：“足下当有后禄，适间之事，神明已知道了。”自实道：“怎见得？”轩辕翁道：“方才清早，足下去时节，老汉看见许多凶鬼相随，回